



又到除旧迎新时

□乔凯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在豫西北乡下，告别祭灶这个“小年”，就该作迎接过年的准备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扫房子”。从农历腊月二十三起到除夕，这段时间叫“迎春日”，也叫“扫尘日”，就是年终大扫除。民间传说言，这段时间神明归天“述职”，人们可以放开手脚干活，仔仔细细地将家里的各个角落打扫干净。

不同于平日的大扫除，腊月二十四这天的“扫房子”不仅要清扫庭前屋后，还要清洗各种器具，拆洗被褥窗帘，掸拂尘垢蛛网，疏通明渠暗沟，清清爽爽、干干净净地迎接新年。这一天，母亲往往起个大早，就开始忙碌了。先把床单、被罩、窗帘之类需要清洗的物件丢进洗衣机，把床上的铺盖卷起来，接着母亲戴上头巾和口罩，穿上大围裙，全副武装地投入战斗。

乡下的房子透气，灰尘比较多，平常打扫时难免有疏漏，一年下来，有些角落积了厚厚一层灰，清扫起来尘土飞扬，还真是一项大工程呢。母亲一个人干自然是不行，我们吃过早饭后，也加入大扫除的队伍。人多好干活，母亲变成了“总指挥”，分派给我们各种任务。姐姐负责擦玻璃，妹妹负责抹桌子，我负责扫地，挪动各种家具以及家里各种坛坛罐罐的力气活就交给了父亲。母亲则承包了难度最大的厨房，作为“油烟重地”，母亲怕我们弄不干净，要亲自动手才放心。

忙活大半天，家里基本清扫干净，整个房间亮堂了许多，也空旷了许多。原先墙壁上的旧年画撕掉了，露出明显比别处更白的墙壁。别担心，母亲早就准备好了新买的年画，只待往墙上贴呢。那时候的年画大多是胖乎乎的小娃娃，可爱又讨喜；或者是一条大鲤鱼，寓意年年有余；还有一些风景画，占据大部分画面的是盛开的红梅，红艳艳的特别喜庆。父亲拿着新年画往墙上比画，母亲站在后面指挥，神气地发出指令：“左边往上一一点……对，高了，高了，再低一点……”

贴好年画，才算大功告成，室内焕然一新，过年的气氛一下子就出来了。母亲又变魔术似的，从柜子里拿出一束花插在花瓶里——当时条件有限，自然不可能是鲜花，而是一束塑料花。但有了这束塑料花的点缀，让我们感觉更温馨、更幸福，“锦上添花”大抵就是如此吧。

旧时，老辈人说，腊月大扫除是为了驱邪避灾、祈福降祥。而现在人们仍坚持这个传统习俗，不仅仅是为了祈福，更是一种良好的生活习惯，寄托着人们除旧立新的美好愿望。其实，从古至今，人们的目的始终没有变过，都是为了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为了欢欢喜喜地迎接新年。

本版来稿
请发至邮箱
jzwbxq@163.com
(请注明姓名、电话及具体地址)

新年礼物

□岳慧杰

喜欢读书，也许是因为上学时我读到的一句话：“知识可供装潢。”加之最近几年，听多了读书的各种好处，所以我决定有意培养自己读书的习惯。“一般轻易得到的东西总是不懂得珍惜”，所以我为了更好地养成读书的习惯，开始在网上购买图书。后来爸爸说：“你买那么多书读得完吗？”直到后来屋里放满了书，我想到了购买一个小书架。

喜欢读书，如果说以前是我有意强制自己读书，做自己不喜欢的事，那么现在读书就是我潜意识里的本能，是一种心灵的享受。无论是高兴还是悲伤，失意还是得意，我都喜欢拿着一本书静静地品读，所谓“躲进书中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在书中，我可以暂时忘掉外界的一切，拥有所喜欢的一切。有人说，每个人都有三个知己：读书、锻炼、独处。

台湾作家林清玄在他的散文《小千世界》里说，“在茫茫的

大千世界里，每个人都应该保有一个自己的小千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可以思考、欢愉、忧伤，完全不受外界打扰。而书房，就是最好的小千世界”，我深以为然。每当我拿起一本书开始阅读时，我的心绪完全沉浸于书中的世界，或者不自觉地置身于其中，与书中的主人公同呼吸、共命运；或者偶尔读到书中共鸣的地方，我也会突然想起自己的一段青梅往事，合上书凝视着远方，回忆一番过去的美好，嘴角微微上扬。

“世上有两件东西别人永远也拿不走：一个是藏在心里的梦；另一个是大脑读过的书。”与别人新年添置的新衣服、新鞋子，烫一个漂亮的卷发，购买一个高档的包包相比，我觉得给自己购置的小书架更有性价比、更有意义。看着小书架上一排排整齐的图书干净整洁，我想：图书只有放置在书架上，才是对它最起码的尊重。



诗歌欣赏

冬去春来的岁首
是太久太久的以前
一位智者，在一片甲骨上用青铜打制的刻刀
比照一个奴隶和背负的稻谷
刻画出一帧线描
这是一个摆拍出来的模样
沉甸甸低垂着头的谷穗
被压弯了腰腿的奴隶
于是，一个奴隶和一岁收获
被定格为一个文字：年
富于想象的智者绝不曾想
年，之后会从那片甲骨走下

年之契意

□张伯舜

铸进钟鼎，写上绢帛
编成竹简，印入纸的书卷
直到今天，登上电脑桌面

三千六百载，桑田沧海
经历真草隶篆的演绎
年，早已不只是形象的刻画
当年，那个叫奴隶的模特
哪里会想到，他的后裔
今天，竟拥有着
原本属于他却不敢想的土地
绣在共和国的旗帜中
永不陨落，金星熠熠

那一束作秀的稻谷
再不是奴隶背上的沉重压迫
早化作强国富民的标识
重重铸入共和国的印玺里

三千六百载，不止不息
年，长成一棵亘古的常青树
根，扎在华厦子民的心野
一年一度，总是春联挂满
爆竹炸响，焰火连天时
亿万双期盼的眼眸流光
簇新的年，姗姗而来
青枝绿叶，披红结彩

走出太阳(外一首)

□张志勇

我在黎明画了个圆圈
用手比画着碗口那么大
随手把红苹果塞入碗底
悄悄地捂上

我坐在村口的房尖上
瓦棱的沟壑向下延伸
一直触及海底
海浪高高地把太阳举起
这是清晨后的太阳

此时，也没有发现霞光
海风强劲地
早早地围堵上搁浅的轮船

我总琢磨着走出太阳
却不离我的影像
甚感恐慌

它像棉花一样
不是我的步履太慢
那条路依然那么漫长
望不到尽头
还有乱石、荆棘、沟坎
甚至悬崖

总想生命延长
时常伴有暴风雨的袭击
那次地动侥幸地避让
风筝在天上不停地悬浮
圆圆的不像灯笼
爷爷说那是银月
我看不像他说像

这时，感觉一时凉意
坐在院里，两瓶啤酒灌入腹中
今夜又将进入梦乡

走在春天里

春天来了，我走在春天阳光里
不觉烦躁不安
晶莹的露珠飞上脸庞
就像迎春花的抚慰
弹奏音符，激荡起一朵浪花

我走在春天里，前方不再迷茫
而且踏上了四季的征程
执着地昂首总会收获
这不是放弃追逐的勇气
能把人生撑得饱满丰盛
不仅有力量
也有辉煌的篇章